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宋文鑑卷八十六至八十八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宋文鑑卷八十六

宋 呂祖謙 編

序

祕演詩集序

歐陽修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其

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為人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浮圖祕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懽然無所間曼卿隱於酒祕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為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歌吟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遊予

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祕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死祕演亦老病嗟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予亦將老矣夫曼卿詩辭清絶尤稱祕演之作以為雅健有詩人之意祕演狀貎雄傑其胷中浩然既習於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於世而懶不自惜已老胠其橐尚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祕演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巔崖崛峍江濤洶涌甚可壯也遂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為叙其詩

因道其感時以悲其衰

惟儼文集序　　歐陽修

惟儼姓魏氏杭州人少遊京師三十餘年學於佛而通儒術喜為辭章與吾亡友曼卿交最善曼卿遇人無所擇必皆盡其忻歡惟儼非賢士不交有不可其意無貴賤一切閉拒絶去不少顧曼卿之兼愛惟儼之介所趣雖異而交合無所間曼卿嘗曰君子泛愛而親仁惟儼曰不然吾所以不交妄人故能得天下士若賢不肖混

則賢者肯顧我哉以此一時賢士多從其遊居相國浮圖不出其户十五年士嘗遊其室者禮之惟恐不至及去為公卿貴人未始一往干之然嘗竊怪平生所交皆當世賢傑未見卓卓著功業如古人可記者因謂世所稱賢材若不荅兵走萬里立功海外則當佐天子號令賞罰於明堂茍皆不用則絶寵辱遺世俗自高而不屈尚安能酣豢於富貴而無為哉醉則以此誚其坐人人亦復之以謂遺世自守古人之所易若奮身逢時欲必

就功業此雖聖賢難之周孔所以窮達異也今子老於浮圖不見用於世而幸不踐窮亨之塗乃以古事之已然而責今人之必然邪雖然惟儼傲乎退偃於一室天下之務當世之利病聽其言終日不厭惜其將老也已曼卿死惟儼亦買地京城之東以謀其終乃斂平生所為文數百篇示予曰曼卿之死既已表其墓願為我序其文及我之見也嗟夫惟儼既不用於世其材莫見於時若考其筆墨馳騁文章贍逸之能可以見其志矣

欽定四庫全書

集古目錄序

歐陽修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强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於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餱糧而後進其崖崩窒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

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繒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竒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淪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子

性頗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絶谷荒林破塜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為集古録以謂傳冩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葢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録之又以謂聚多而必散乃撮其大要别為目録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

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是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梅氏詩集序　歐陽修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盖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藴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内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

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嘆而寫人情之難言盖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予友梅聖俞少以蔭補為吏累舉進士輙抑於有司困於州縣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為人之佐鬱其所蓄不得奮見於事業其家宛陵幼習於詩自為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既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説其為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説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

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於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為雅頌以歌咏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與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為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羈愁感歎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於吳

興已來所作次為十卷予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其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於京師予既哭而銘之因索於其家得其遺稿千餘篇并舊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為一十五卷嗚呼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云

送徐無黨南歸序　歐陽修

草木鳥獸之為物衆人之為人其為生雖異而為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澌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

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
而不朽愈逺而彌存也其所以為聖賢者修之於身施
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
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
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
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
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
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餓卧而已其羣居則默

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爲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

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盖如此令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為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髙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為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外制集序

歐陽修

慶歷三年春丞相呂夷簡病不能朝上既更用大臣鋭意天下事始用諫官御史疏追還夏竦制書既而名韓琦范仲淹於陜西又除富弼樞密副使弼仲淹琦皆惶恐頓首辭讓至五六不已手詔趣琦等就道甚急而弼方且入求對以辭不得見遣中貴人趣送閤門使即受命嗚呼觀琦等之所以讓上之所以用琦等者可謂聖賢相遭萬世一遇而君臣之際何其盛也於是時天下之士孰不願為材邪顧予何人亦與其選夏四月召自

滑臺入諫院冬十二月拜右正言知制誥是時夏人雖數請命而西師尚未解嚴京東累歲盜賊最後王倫暴起沂州轉刼江淮之間而張海郭貌山等亦起商鄧以驚京西州縣之吏多不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慨然勸農桑興學校破去前例以不次用人哀民之困而欲除其蠧吏知磨勘法久之弊而思別材不肖以進賢能患百職之不修而申行賞罰之信蓋欲修法度矣予時雖掌誥命猶在諫職常得奏事殿中從容盡聞天子所以

更張庶事憂閔元元而勞心求治之意退得載於制書以諷曉訓敕在位者然予方與修祖宗故事入修起居注又修編敕日與同舍論議治文書所省不一而除目所下率不一二時已廹丞相出故不得專一思慮工文字以盡道天子難諭之意而復誥命於三代之文嗟夫學者文章見用於世鮮矣况得施於朝廷而又遭人主致治之盛若修之鄙使竭其材猶恐不稱而况不能專一其職此予所以常遺恨於斯文也明年秋予出為河

北轉運使又明年春權知成德軍事事少間發嚮所作制草而閱之雖不能盡載明天子之意於其所述百得一二足以章示後世盖王者之訓在焉豈以予文之鄙而廢也於是錄之為三卷予自直閣下儤直八十始滿不數日奉使河東還即以來河北故其所作纔一百五十餘篇云

詩圖總序

歐陽修

周之詩自文王始成王之際頌聲興焉周之盛德之極

文王之詩三十七篇其二十三篇繫之周公召公為周南召南其八篇為小雅六篇為大雅武王之詩六篇四篇為小雅二篇在召南之風成王之詩五十三篇其十篇為小雅十二篇為大雅三十一篇為頌是為詩之正經其後二世昭王立而周道微闕又六世厲王政益衰變雅始作厲王死於彘天下無君周公召公行政謂之共和凡十四年而厲王之下太子宜臼遷於洛邑號東周周之室益微而平王之詩貶為風下同列國至於桓

莊而詩止矣初成王立周公攝政管蔡作亂周公及其大夫作詩七篇周之太史以為周公詩主道豳國公劉太王之事故繫之豳謂國變風而諸侯之詩無正風其變風自懿王始作懿王時齊風始變夷王時衛風始變次厲王時陳風始變厲王崩周召共和唐風始變次宣王時秦風始變至平王時鄭風始變惠王時曹風始變陳最後至頃王時猶有靈公之詩於是止矣盖自文至頃凡二十世王澤竭而詩不作今鄭之詩次比考於舊

史先後不同周召王豳皆出於周邶鄘合於衛檜魏衛晉曹鄭魏此變風之先後也周召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檜曹此孔子未删詩之前季札所聽周樂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今詩之次第也考其得封之先後為國之大小與其詩作之時皆失其次説之莫能究焉其外魯之頌四篇商頌五篇鄭康成以為魯得用天子之禮樂故有頌而商頌至孔子之時存者五篇而夏頌已亡故録魯詩以備三頌著為

後王之法監三代之成功法莫大於夏矣康成所作詩譜圖自共和而後始得春秋次序今其圖亡今略準鄭遺說而依其次序推之以見前儒之得失今既依鄭為圖故風雅變正與其序所不言而說者推定世次皆且從鄭之意其所失者可指而見焉司馬遷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删之存者三百鄭學之徒皆以遷說之謬言古詩雖多不容十分去九以予考之遷說然也何以知之今書傳所載逸詩何可數焉以圖推之有更十君而

取其一篇者又有二十餘君而取其一篇由是言之何啻乎三千詩三百一十一篇亡者六篇存者三百五篇云

慶歷兵錄序

宋祁

世之言兵者本之軒轅時書缺有間矣夏商以来乃能言之緣井田作乘車即鄉為軍因田為蒐周法則然外制郡國内彊京師兵非虎符不得發漢法則然開府籍軍混兵於農使士皆土著有格死無叛上唐法則然然

晚周力分諸侯其弊弱者常分暴者常并故公國相軋而亡漢衰權假强臣其弊勢侔則疑力寡則隨故僭邦鼎峙而立唐季亂生置帥其弊樂故羣不逞靡潰而爭由是觀之始未嘗不善而後稍陵遲也宋興刬五姓餘亂一天下之權僭藩納地梗帥嬰法經武制衆罔不精明凡軍有四一曰禁兵殿前馬步三司隷焉卒之鋭而慓者充之或挽强或蹻張或戈船突騎或投石擊刺故處則衛鎮出則更戍二曰廂兵諸州隷焉卒之力而悍

者募之天下已定不甚持兵唯邊蠻夷者時時與禁兵參屯故專於服勞閒亦戍更三曰役兵羣有司隸焉人之遊而惰者入之若牧置若漕輓若管庫若工技業一事專故處而無更凡軍有額居有營有常廩有横賜四曰民兵農之健而才者籍之視鄉縣大小而為之數有部曲無營壁闕者輙補歲一閱焉比軍興不得擅行此國家制軍大抵如此然兵無常帥帥無常鎮權不外假力不他分此其所以維萬方懾四夷鼓行無前而對天

下者也慶歷五年今參預貳卿濟陽丁公以壯猶宿望進使樞省惟是本兵柄按軍志無不在焉而叢分几閣非甚有紀公乃搜次首末鈎考纖微掇其攻守戰者為禁兵民兵兵錄五篇合羣曹所分擿諸條所隱彙而聯之部分班如也離而件之區處戢如也彌衆而易見愈詳而不繁雖五符猥并邊瑣曲折歲列廢置月比耗登披文指要坐帷而判蓋簡稽之决要蒐乘之總凡錄成乃上於官且俾序作者之意謹按軍篇之首公各述所

由前創後因聖繼神承既有第矣近衛别錄示有尊也
餘軍弗載略所緩也文約事明成一王法惟公達練多
聞以忠力自結於上處機宥不周歳擢貳鉉台偰誠明
翊權綱有德有言天子之寶臣與

邯鄲圖書十志序　　李　淑

儒籍肇劉略荀簿王志阮錄汔元毋迺備志大夫藏家
者唯呉齊著目唐季兵燹墳典散落帝宋戢戈講道薦
紳靡然編摩校輯歳月相踵子家高曾以還力弦誦馬

蹄閤重明尚文素風不衰肆中山公奮鞬舒光翊宣通
謨狷者頼清白之傳冠而並班傳遊載筆兩朝禁清圖
史號令策牘吁俞演暢伊延閣廣内幽經秘篇固殫見
悉索之中剌辨次甫事麾去大抵官書三萬六千二百
八卷訂開元見目什不五六崇文目剟去五千餘猶淺
末標剽名臣舊俗間所獲或東覯之闕繇是如世書尚
存購冩弗競豐社舊藴斷皒不倫中山官南始復論補
建於刋綴彌三十載會請養玉堂抉私褚外内經合道

釋書畫得若干離十志五十七類總八目几櫈題袠㭣准昔模緗素枕籍點兼古語有貳本者分貯旁格郴氏長行後學之别歟噫予門從著作水部賛善洪州四世而及中山鄙夫承之施爾朋圭舄治彙蒙謙葦冠葢八葉緊汝曹善承之肆守之毋為勢奪毋為賄遷書用二印取朋篆所以記封國詔世代東都永寧有館第四都履道有園齋為退居佔畢之玩既志之序之識适拙耽賞之自後日紬續追紀左方

唐鑑序　　　　石介

夫前車覆後車戒前事之失後事之鑑湯以桀為鑑故不敢為桀之行而湯德克明隆祀六百周以紂為鑑故不敢為紂之惡而周道至盛傳世三十漢以秦為鑑故不敢為秦之無道而漢業甚茂延洪四百年唐以隋為鑑故不敢為隋之暴亂而唐室攸乂永光十八葉國家雖承五代之後實接唐之緒則國家亦當以唐為鑑臣遡覽往古靡不以女后預事而喪國家者臣覩唐最甚

矣武氏變唐為周帝庶人安樂公主酖殺中宗太平公主潛謀逆亂楊貴妃召天寶之禍臣歷觀前世鮮不以閹官用權而傾社稷者臣視唐尤傷矣代宗遭輔國之侮蔑憲宗被陳慶之弒逆昭宗為季述之囚辱臣恥尋歷代無不以姦臣專政而亂天下者臣視唐至極矣祿山之禍則林甫國忠為之也朱泚之亂則盧杞為之也陳慶之弒則皇甫鎛為之也嗚呼姦臣不可使專政女后不可使預事宦官不可使任權明皇始用姚崇宋璟

則治終用林甫國忠則亂德宗始用崔祐甫陸贄則治終用盧杞裴延齡則亂憲宗始用裴度則治終用皇甫鎛則亂自武后奪國迄於中睿暨天寶末年政由女后而李氏幾喪自肅宗踐位歷於代宗德宗順宗憲穆文武宣懿僖昭權在中官而唐祚終去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然則巍巍鉅唐女后亂之姦臣壞之宦官覆之臣故採摭唐史中女后宦官姦臣事迹各類集作五卷謂之唐鑑噫唐十八帝惟武德貞觀開元元和百數十

年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女后亂之於前姦臣壞之於中宦官覆之於後顛側崎危綿綿延延乍傾乍安若續若絶僅能至於三百年何足言之後之為國者鑑李氏之覆車勿專政於女后勿假權於中官勿委任於姦臣則國祚延洪歷世長遠當傳於子傳於孫可至千萬世豈止戲戲十八帝局促三百年者哉伏惟明主戒之

宋文鑑卷八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十 集部

宋文鑑卷八十七

宋 呂祖謙 編

序

皇祐會計録序 田況

在昔冡宰制國用必度歲之豐寡謹出入之式瀌以馭其用至通三十年之率以防不給其裁節過殺精密重慎可知也已古今世遼兵農殊業賦貢常入不足更用斡計榷利其涂百出有唐鹽鐵户部度支分䆉使務謂

之三司兵禍仍積邦財匱耗至用宰相主之以重其事
明宗乃專立一使以總其任國朝又嘗各置使領事多
盭違無所從禀故復合而為一周官六典文昌萬事過
半在於兹矣以秦漢言之則兼大農少府將作水衡之
職以唐五代言之則包租庸地税户口國計之名其寄
重憂深非羣司之擬也國家不享海内化際日出養兵
之法與古不侔祖宗繼承募置增衍康定慶歷中夏戎
阻命邊關益戍釋販舍耒爭隸軍籍校之景德祥符歲

數幾一倍矣是以經費日侈民力屢疲垂今十五年未克如舊加以吏員歲溢恩廕例繁冗食待次不可勝紀幸上叡聖恭儉憂民節用內疎聲玩外簡游幸至於廣內秘殿裁損渥節罷嚴禦池囿率多權廢不急土木一切停罷近詔應不急土木一切權罷舊制禁中歲新戶牖欄檻朱綠之飾去歲傳宣三司福寧殿等處五年一次修換金明池楫座龍艦金碧宏麗始費不貲攸同請繕飾上面諭曰此實無用可一毀之勿橫費也臣以斵鏤小滓之材毀無所用願粗修補不使壞可顏以安也上從之其它去奢從儉德音非一不可殫也以安邊柔遠清心息事為本征繕或闕時發內府緡帛以濟

之故計臣得以深自率勵末罹咎讁誠為幸哉必欲酌
祖宗之舊參制浮冗以裕斯民則繫乎岩廊論之非有
司之事臣材策闇短久當大計雖内自竭盡而績無最
尤若夫内外之盈虚出納之慎忽商貨之通滯法令之
峻遲朝夕詢求則不敢懈先朝權三司使公事丁謂嘗
編景德會計録上之逮今四紀餘利害贏虧變通損益
多非近制矣臣今略依謂之所述集成皇祐會計録六
卷一戸賦二課入三經費四儲運五禄賜六雜記其出

入之數取一年最中者為準精要者采緝之冗釀者删除之如謂所録郡縣疆里復以宫館祠宇附贅其下此皆不取至於糧芻運饋國之大計故特為儲運一篇以補其闕每卷之首别為題辭今昔之隆汙置廢之是否庶可見其崖略矣冐瀆皇覽伏深戰汗

奉國軍衙司都目序　　錢彦遠

詩曰王之爪牙言吏士鋒鋭能搏噬竒邪也故軍將皆建旗于前曰大牙凡部曲受約束禀進退即悉趍其下近

世重武通謂刺史治所曰牙緣是從卒為牙中兵武吏為牙前將俚語缺誤轉稱為衙唐自開元至五代聞衙將最重皆督千人兼檢校臺省官猶春秋陪臣非才幹勇略不授國初芟誅姦雄斂威銷萌出儒臣守郡始募城郭子弟或里胥雜補唯得筦倉庫部飛輓趍擯呼指爾乃立條教以均勞逸視比例以參輕重考歲月以叙等級愛民甚矣天下壹也就有風俗便宜亦從而小殊明州漢之鄮縣本朝賜節度額其地東濱海洋羣山聯

屬田猶且隘鱻囊錯出居人呰窳偷生喜輕衣甘食無蓄積之實衙將員雖百有二十貲産視它郡為瘁典吏乘隙骩枉重困握粟出卜訟訴繁興昭文學士陸君下車明年彥遠得為通判官會按察使符俾釐正簿領復命鄞主簿何世昌侑焉頗蠲除舊獘數端悉條列便合法令而附近人情衆以為便乃獻狀按察二使既成題曰衙司都目因書本末篇首

送楊鬱林序　　劉敞

鬱林古郡也太守尊官也其任不輕矣然而當拜者輙以炎瘴霧露為解天子以謂此皆全軀保妻子之臣無憂國之風皆置不用而詔丞相擇刺史之賢者使舉奇偉倜儻之士以充其選於是大人部荊州詔書先至則以楊侯聞天子可焉遂自郡從事遷廷尉丞假五品服以行别賜錢十萬衆皆榮之然楊侯既受命退而治裝汎然不以為喜聞嶺海之説風土之異漠然不以為憂如佗日焉人皆曰楊侯矯亢人也嗚呼前世之所以能

治也為官擇人後世之所以不治也為人擇官彼庸庸之臣志得意滿生而養交以饕富貴真若長者一旦有意外之事憂畏首鼠堅以死辟若常庸之夫不可使往春秋貶焉若無君子何以矯也吾以楊侯矯世之君子春秋之徒歟推此心也雖在山海之内而加千乘之國其有難治哉於其行序以贈之

劉景烈字解　　劉敞

劉侯外戚公子也而過人者三其弓七鈞而射百步末

可以斃牛兵無長短劒無單複應敵施巧倐忽不可知如神居士大夫間而恂恂不失節似儒者予是以嘉之夫士有英邁之氣而非功名之時則畧為不用資功名之時而無信任之勢則效為不見今劉侯其天材多矣又有肺腑之親而四方夷狄尚多恣睢者設使因其時奮其氣功名豈遂少哉而久處未試予是以惜之他日因燕飲酒言曰吾名永年而字昌齡以為釋可也以為訓則不可幸有以易之予曰然使貴而可以永年則安

有齊梁之君使富而可以永年則安有范中行之臣齊梁之貴范中行之富而忽然不聞彼可以永年者安在哉在功名而已矣天地無窮而人之生有涯以夫有涯遊無窮之中而無以自別也蠢然作蟄然止則已矣雖萬物何辨焉嗟乎此智勇士捐筋力忘利害而不顧以求就功名者也故一託於義而終身安之金石象其聲丹青狀其貌簡策叙其實若是可以永年矣字子以景烈如何座客相和唱善劉侯拜且謝曰謹受教請銘之

心不敢須臾忘因序其語授之

送湖南某使君序　　劉敞

苗民之頑不率帝命葢自古記之矣以堯為君以舜為相而有三危之誅以舜為君以禹為相而有羣后之師此非其德不至力不足也不得已也然則聖朝獨得已之乎夫蠻貊異類者也其暴虎也其貪狼也其捷猱狖也山林之與居鳥獸之與羣其險阻幽絶非人境也然而驅中國之士衣三注之甲負弩荷戈加糧糗其上夜

則冐霧露晝則負赤日日夜不休與之馳逐是以難也然則雖欲急成功安可得哉今者上策莫若修堯舜之義明布其德而物將自服其次嚴兵以守之絶其抄略之路而勿為深入之師其次誘而教之使去其冗則固可取也若夫耻不能追而探其巢不為致人而致於人釁於勇而嗇於禍可進而不可退是以師僥幸也非國家之利也願使君不為昔者三苗之事益賛于禹故其功烈垂於後世而莫得過焉世不可誣安知後來者之

非益也將在使君所以達之而已何畏乎有苗

送馬承之通判儀州序　　蔡襄

唐末失御外方將帥臣闕疊輙發籍土地聚貨財招徠慓勇士務刺擊爭鬭以為强甚者格弛天子法令專逐帥臣盜有其衆患日寖長梁朱氏卒乘此勢以取天下其後五十餘年易四姓大率由是廢興武人綰重兵收天下安危大柄在掌握間更世移祀若提持食飲器東西左右耳於是軍中氣凛然騰在人上躬儒者俛首隱舌不復奮

起開説古先王治道而爲之節制勢久而變理固然也國家既平四方追鑒前失凡持邊議主兵要内宥密而外方鎮多以儒臣任之武人剗去角牙磨治平聲壯戾帖處行伍間不敢亢然自校輕重然則令天下安危大計其倚重於儒臣乎獨不知決然自當其所倚重建立經久之制者果誰哉承之以文稱於交遊嘉自樹立茲有西鄙之行思以竭材慮而後惬焉予觀承之之文之言未始離乎忠也使力足而勢大者咸以是而爲心唯國

之計而徼躬之念事罔不濟且使世世之人知儒者果可以天下安危大柄倚重之也

送張總之溫州司理序　　蔡襄

提封千里民堵萬區加其上者獨太守耳守之責無已重乎曰不若理官之重然則使死者不怨刑者甘心遂理官之責可乎曰不奪則責之可也凡縣邑之民事不得其平者則平之於尹尹之不能平及事之大者咸得平之於守守視其事之小者立決之其大者下于理官

理官得以考其情而棄之故曰守之責不若理官之重然理官之責甚重而不得其專官有昏耄柔懦則事叢布下有偏怒奇憐則舉手左右有狹中矜赦則務乎簡眉曰名而前順指教敕迎合其意則喜違之則怒至有鍛鍊遷就而為之使寃者不得吐其臆鞫者不得畢其慮故曰不奪則責之可也使能者為之期止於是不期於奪然每一事之下審獄具文諮于從事謀于監郡上于太守而又質于掌法者若文不比囚不直則移而讞之衆皆可

焉班而署之然後乃得已矣若是積三歲而罷歸其勤亦甚矣總之力學修文行之廉厚復為理官使主郡者賢明不奪則其責愈重總之宜如何為心哉夫與鼓瑟者游而言操刀之事則言者之過也總之于行不敢指異事以規謹序

送黄子思寺丞知咸陽序　　蔡襄

天子之尊下視民人遠絶不比然出政化行德澤使之速致而均被者葢其所關行有以始而終之者也惡乎

始宰相以始之惡乎終縣令以終之輔相天子施政化德澤自朝廷下四方而止於縣者承其上之所施然後周致於其民也近天子莫如相相必得賢故能輔其政化德澤之施也近民莫如令令無良焉雖政教之美德澤之厚而民莫由致之也相近天子而令近於民其勢固殊然其相與貫連以為本末是必動而相濟者也民知所賴而相休養以樂其生惟令而已令之於民察其土風井閭而别其善惡強弱富貧勤惰寛隱疾苦以條

辨而均治之使咸得其平焉令之責豈輕也哉令之取令率以歳年不稱其能否是故天下之令有賢有不賢天下之民有幸有不幸必爾盡天下之令無有不賢則盡天下之民亦無有不幸矣子思黄君業儒以才名於時前此爲獄官涖囚必直其情而未嘗以色語威之令之爲縣從可知矣故予序其行既屬子思以爲令之重而又慶咸陽之民之幸也

唐史論斷序

孫甫

古之史尚書春秋是也二經體不同而意同尚書記治世之事作教之書也故百篇皆由聖人立不以惡事名雖桀紂之惡亦因湯武之事而見不特書也但聖賢順時通變言與事各有所宜為史者從而記之又經聖人所定典謨訓誥誓命之文體雖不一皆足以作教於世也春秋記亂世之事立法之書也聖人出於季世覩時之亂居下而不能治故立大中之法裁判天下善惡而明之以王制是聖人於衰亂之時起至治之法非謹其

文則不能正時事而埀大典矣此尚書春秋之體所以不同也然尚書記治世之事使聖賢之所為傳之不朽為君者為臣者見為善之效安得不説而行之此勸之之道也其間因見惡事致敗亂之端此又所以為戒也春秋記亂世之事以襃貶代王者賞罰時之為惡者衆率辯其心迹而貶之使惡名不朽為君者為臣者見為惡之效安得不懼而防之此戒之之道也其間有善事也明其心迹而襃之使輝光於世此又所以為勸也是

尚書春秋記治亂雖異其於勸戒則大意同也後之為史者欲明治亂之本謹勸戒之道不師尚書春秋之意何以為法至司馬遷修史記破編年體創為紀傳蓋務便於記事也記事便則所取愽故奇異細碎之事皆載焉雖貫穿群書才力雄後於治亂之本勸戒之道則雜亂而不明矣然有識者短之謂紀傳所記一事分為數處前後屢出比於編年則文繁比類固所失不細殊不知又有失之大者夫史之記事莫大乎治亂君令於上

臣行於下臣謀於前君納於後事臧則成否則敗成則治之本敗則亂之由此當謹記之某年君臣有謀議將相有功勲紀多不書必俟其臣殁而備載於傳是人臣得專有其謀議功勲也尚書雖不謹編年之法君臣之事年代有序義和之業固載於堯典稷契臯夔之功固載於舜典三代君臣之事亦猶是焉遷以人臣謀議功勲與其家行細事雜載於傳中其體便乎復有過差邪惡之事以名危亂不於當年書之以為深戒豈非失之

大者或曰春秋雖編年經目其事傳載本末遷立紀傳亦約是體故劉餗史例曰傳所以釋紀猶春秋之傳焉此可見遷書之不失也荅云春秋聖人立法之書也立法故目其事而斷之明治亂之本所目之事或一句或數句國之典制罔不明人之善惡罔不辨左氏史官也見聖人之經所目之事遂從而傳之雖不能深釋聖人之法記事次序一用編年之體非外春秋經目獨為紀也遷之為紀也周而上多載經典之事固無所發明至

秦漢紀並直書其事何嘗有法紀無法傳何釋焉此乃餘附遷而為之辭也或曰史之體必尚編年紀傳不可為乎荅曰為史者習尚紀傳久矣歴代以為大典必論之以復古則泥矣有能編列君臣之事善惡得實不尚僻恠不務繁碎明治亂之本謹勸戒之道雖為紀傳亦可矣必論其至不若編年體正而文簡也甫常有志於史竊慕古史體法欲為之因讀唐之諸書見太宗功德法制與三代聖王並後帝英明不逮又或不能守其法

乃有荒縱狠忌庸懦之君故治少而亂多然有天下三百年由貞觀功德之遠也唐書繁冗遺略多失體法事或大而不具或小而不記或一事别出而意不相照惟異猥俗無所不有治亂之迹散於紀傳中雜而不顯此固不足以彰明貞觀功德法制之本一代興衰之由也觀高祖至文宗實録叙事詳備差勝於佗書其間文理明白者尤勝焉至治亂之本亦未之明記事務廣也勸戒之道亦未之著褒貶不精也為史之體亦未之具不

為編年之體君臣之事多離而書之也又要切之事或有遺略君臣善惡之細四方事務之繁或備書之此於為史之道亦甚失矣遂據實錄與書兼采諸家著錄參驗不差足以傳信者脩為唐史記舊史之文繁者删之失去就者改之意不足而有佗證者補之事之不要者去之要而違者增之是非不明者正之用編年之體所以次序君臣之事所書之法雖宗二經文意其體略與實錄相類者以唐之一代有治亂不可全法尚書春秋

之體又不敢僭作經之名也或曰子之修是書不尚紀傳之體可矣不為書志則郊廟禮樂律歷災祥之事官職刑法食貨州郡之制得無遺乎荅曰郊廟而下固國之巨典急務但記其大要以明法度政教之體其備儀細文則有司之書各有司存為史者難乎具載也自康定元年修是書至皇祐四年草具遂作序述其意更族删潤其文後以官守少暇未能備具逮嘉祐元年成七十五卷是年冬卧病久慮神思日耗不克成就且就其

編帙粗成一家況才力不盛敘事不無踈略然於勸戒之義謹之矣勸戒之切而意遠者著論以明焉欲人君覽之人臣觀之備知致治之由召亂之自邪正之效煥然若繪畫於目前善者從之不善者戒之治道可以常興而亂本可以預弭也論九十二首觀者毋忽不止唐之安危常為世鑒矣

伊川擊壤集序　　邵雍

擊壤集伊川翁自樂之詩也非唯自樂又能樂時與萬

物之自得也伊川翁曰子夏謂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聲成其文而謂之音是知懷其時則謂之志感其物則謂之情發其志則謂之言揚其情則謂之聲言成章則謂之詩聲成文則謂之音然後聞其詩聽其音則人之志情可知之矣且情有七其要在二二謂身也時也謂身則一身之休慼也謂時則一時之否泰也一身之休慼則不過貧富貴賤而已一時之否泰則在夫興廢治亂者焉是以仲尼

删詩十去其九諸侯千有餘國風取十五西周十有二王雅取其六益埀訓之道善惡明著者存焉耳近世詩人窮慼則職于怨憝榮達則專于淫泆身之休慼發于喜怒時之否泰出于愛惡殊不以天下大義而為言者故其詩大率溺于情好也噫情之溺人也甚于水古者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是覆載在水也不在人也載則為利覆則為害是利害在人也不在水也不知覆載能使人有利害邪利害能使人有覆載邪二者之間必有

處焉就如人能蹈水非水能蹈人也然而有稱善蹈者未始不為水所害也若外利而蹈水則水之情亦由人之情也若内利而蹈水則敗壊之患立至于前又何必分乎人焉水焉其傷性害命一也性者道之形體也性傷則道亦從之矣心者性之郛郭也心傷則性亦從之矣身者心之區宇也身傷則心亦從之矣物者身之舟車也物傷則身亦從之矣是知以道觀性以性觀心以心觀身以身觀物治則治矣然猶未離乎害者也不若以

道觀道以性觀性以心觀心以身觀身以物觀物則雖欲相傷其可得乎若然則以家觀家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亦從而可知之矣予自壯歲業于儒術謂人世之樂何嘗有萬之一二而謂名教之樂固有萬萬焉况觀物之樂復有萬萬者焉雖死生榮辱轉戰于前曾未入于胸中則何異四時風花雪月一過乎眼也誠爲能以物觀物而兩不相傷者焉葢其間情累都忘去爾所未忘者獨有詩在焉然而雖曰未忘其實亦若忘之矣

何者謂其所作異乎人所作也所作不限聲律不沿愛惡不立固必不希名譽如鑑之應形如鐘之應聲其或經道之餘因靜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詠因言成詩因詠成聲因詩成音是故哀而未嘗傷樂而未嘗淫雖曰吟咏情性曾何累于情欲鐘鼓樂也玉帛禮也與其嗜鐘鼓玉帛則斯言也不能無陋矣必欲廢鐘鼓玉帛則其如禮樂何人謂風雅之道行于古而不行于今殆非通論牽于一身而為言者也吁獨不念天下

為善者少害善者多造危者衆而持危者寡志士在畎畆則以畎畆言故其詩名之曰伊川擊壤集

洛陽耆英會序　　司馬光

昔白樂天在洛與高年者八人遊時人慕之為九老圖傳於世宋興洛中諸公繼而為之者凡再矣皆圖形普明僧舍普明樂天之故第也元豐中文潞公留守西都韓國富公納政在里第自餘士大夫以老自逸於洛者於時為多潞公謂韓公曰凡所為慕於樂天者以其志

趣高逸也奚必數與地之襲焉一旦悉集士大夫老而賢者於韓公之第置酒相樂賓主凡十有一人既而圖形妙覺僧舍時人謂之洛陽耆英會孔子曰好賢如緇衣取其敝又改為樂善無厭也二公寅亮三朝為國元老入贊萬機出綏四方上則固社稷尊宗廟下則熙百工和萬民天子心腹股肱耳目天下所取平其勲業閎大顯融豈樂天所能庶幾然猶慕效樂天所為汲汲如恐不及豈非樂善無厭者與又洛中舊俗燕私相聚尚

齒不尚官自樂天之會已然是日復行之斯乃風化之本可頌也宣徽王公方留守北都聞之以書請於潞公曰某亦家洛位與年不居數客之後願以官守不得執巵酒在坐良以為恨願寓名其間幸無我遺其為諸公嘉羡如此光未及七十用狄監盧尹故事亦預於會潞公命光序其事不敢辭時五年正月壬辰端明殿學士兼翰林學士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司馬光序

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武寧節度使致仕韓國公富

弼字彥國年七十九

河東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事潞國公文彥博字寬夫年七十七

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字君從年七十七

太常少卿致仕王尚參字安之年七十六

太常少卿致仕趙丙字南正年七十五

祕書監致仕劉几字伯壽年七十五

衛州防禦使致仕馮行已字肅之年七十五

太中大夫充天章閣待制提舉崇福宮楚建中字正叔年七十三

司農少卿致仕王慎言字不疑年七十二

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張問字昌年年七十

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提舉崇福宮張燾字景元年七十

序賻禮　司馬光

名以位顯行由學成此禮之常若夫身處草野未嘗從

學志在為善不求聲利此則尤可尚也近世史氏專取高官為之傳故閭閻之善人莫之聞喪禮之廢壞久矣而民間為甚至有初喪親賓具酒肉聚於其家與主人同醉飽者有以鼓樂導喪車者有因喪納婦者相習為常恬不知怪醫助教劉太居親喪獨不飲酒食肉終三年此乃今士大夫所難能也其弟永一尤孝友廉謹過人於熙寧初巫咸水入夏縣城民溺死者以百數永一執竿立門首他人物流入門者輒摘出之有僧寓錢數

萬於室居無何僧自經死永一遽詣縣自陳請以錢歸其弟子鄉人負其債久不還者永一輙毁券以愧其心其行事類如此有周文粲者其兄嗜酒仰文粲為生兄或時酗毆文粲其隣人不平而唁之粲怒曰吾兄未嘗毆我汝何離間吾兄弟也有蘇慶文者事繼母以孝聞常語其婦曰汝事吾母小不謹必逐汝繼母少寡而無子由是安其室終身元豐中朝廷修景靈宮調天下畫工詣京師事畢有詔選試其優者留翰林授官禄有臺

亨者名第一以父老固辭歸養於田里此五人與余同縣故余得而知之悲夫天下布衣之士刻志厲行而人莫知者可勝數哉始太之喪其父也余兄弟賻以千錢且為書致之曰禮凡有喪佗人助之珠玉曰含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服曰襚多物雖薄欲人之可繼也久之太請刻其書於石曰鄉人不知有賻禮自太父之喪鄉人稍稍行之太欲廣其傳由吾鄉以及隣縣由隣縣以達四方使民間皆去獘俗而入於禮豈小補哉余益美

其志因諭之曰是書不足刻余竊慕君子樂道人之善
請書若兄弟及周文粲蘇慶文臺亨所為以傳於世庶
幾使為善者不以隱微而自懈焉

送陳升之序　　　　王安石

今世所謂良大夫者有之矣皆曰是宜任大臣之事者
作而任大臣之事則上下一失望何哉人之材有小大
而志有遠近也彼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則煦煦然仁而
有餘於仁矣孑孑然義而有餘於義矣人見其仁義有

餘也則曰是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大任將有大此者然上下誒之云爾然後作而任大臣之事作而任大臣之事宜有大此者焉然則煦煦然而已矣孑孑然而已矣故上下一失望豈惟失望哉後日誠有堪大臣之事其名實叅然於上上必懲前日之所誒而逆疑焉暴於下下必懲前日之所誒而逆疑焉上下交疑誠有堪大臣之事者而莫之或任幸欲任則左右小人得引前日之所誒懲之矣噫聖人謂知人難君子惡名之溢於實為

此則奈何亦精之而已矣惡之則奈何亦克之而已矣知難而不能精之惡之而不能克之其亦殆哉予在揚州朝之人過焉者多堪大臣之事可信而望者陳升之而已矣今去官於宿州予不知復幾何時乃一見之也予知升之之作而任大臣之事固有時矣煦煦然仁而已矣孑孑然義而已矣非予所以望於升之也

送孫正之序　王安石

時然而然衆人也已然而然君子也已然而然非私已

也聖人之道在焉爾夫君子有窮若顛跌不肯一失詘
已以從時者不以時勝道也故其得志於君則變時而
之道若反手然彼其術素修而志素定也時乎楊墨已
不然者孟軻氏而已時乎佛老已不然者韓愈氏而已
如孟韓者可謂術素修而志素定也不以時勝道也惜
也不得志於君使真儒之效不白於當世然其於衆人
也卓矣嗚呼予觀今之世圓冠峩如大裾襜如坐而堯
言起而舜趨不以孟韓之心者果異衆人乎予官於揚

得友曰孫正之行古之道又善為古文予知其能以孟韓之心為心而不已者也夫越人之望燕為絶域也北轅而首之苟不已無不至孟韓之道去吾黨豈若越人之望燕哉以正之之不已而不至焉予未之信也一日得志於吾君而真儒之效不白於當世予亦未之信也正之之兄官於温奉其親以行將從之先為言以處予予欲默安得而默也

唐百家詩選序　　王安石

安石與宋次道同為三司判官時次道出其家藏唐詩百餘編委余擇其佳者次道因名曰百家詩選廢日力於此良可悔也雖然欲知唐詩者觀此足矣

故蹟遺文序　　王回

傳古者莫壽於竹帛而世以金石為㝡壽者慼於外也彼徒見其剛堅之質大書而顯刻之安於屋壁山岩之中藏覆遮護國有官守家有子孫外物莫能尋其隙而傷則以為傳於萬世不朽矣然而存於今者六經百氏

之文皆竹帛所載而其被於金石特以為最壽者所存無幾往往復斷刹缺訛汖反質於竹帛所載六經百氏之文則不可得而讀其不載於竹帛而名迹遂因而泯沒者可勝道哉其官守子孫今誰國而誰家也由此觀之萬物未有恃其久而全者夫金石誠壽者而人力不足以保於其外竹帛之壽固不如金石人知其不可恃也然衆傳而廣之雖復萬世猶今日也則金石之壽尚何以較其短長哉予嘗閱古鍾鼎碑碣之文以證諸史

及它傳記其襃頌功德雖不可盡信而於年月名氏山川風俗與其一時之文采制度有得其詳而史傳追述乃其槩耳惜乎曩所聞者今已磨滅殆盡而今所見者後數百年不知又磨滅幾何也故采其完可讀者首尾編之因次吾説為序號曰故蹟遺文夫古之文以竹帛傳既壽於金石矣而今之文以紙傳又便於竹帛便則傳之者益衆而此書之壽其可究哉特不知後之人能不以吾説而廢否

宋文鑑卷八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十一 集部

宋文鑑卷八十八

宋 呂祖謙 編

序

譜例序

蘇洵

古者諸侯世國卿大夫世家死者有廟生者有宗以相次也是以百世而不相忘此非獨賢士大夫尊祖而貴宗葢其昭穆存乎其廟遷毁之主存乎其太祖之室其族人相與為服死喪嫁娶相告而不絶則其勢將自至

於不忘也自秦漢以來仕者不世然其賢人君子猶能識其先人或至百世而不絕無廟無宗而祖宗不忘宗族不散其勢宜亡而獨存則由有譜之力蓋自唐衰譜牒廢絕士大夫不講而世人不載於是乎由賤而貴者耻言其先由貧而富者不録其祖而譜遂大廢昔者洵嘗自先子之日而咨考焉由今而上得五世由五世而上得一世一世之上失其次而其本出於趙郡之蘇氏以為蘇氏族譜他日歐陽公見而歎曰吾嘗為之矣出

而觀之有異法焉曰是不可使獨吾二人為之將天下舉不可無也洵於是又為大宗譜法以盡譜之變而并載歐陽氏之譜以為譜例附以歐陽公題劉氏碑後之文以告當世之君子盖將有從焉者

送石昌言舍人北使引　　蘇洵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羣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噉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

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日以壯大乃能感悔摧折復學又數年遊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苦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日為文中心自慚及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為天子出使萬里外彊悍不屈之邦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慷然自思為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

富貴不足恠吾於昌言獨自有感也大丈夫生不為將
得為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往年彭任從富公還為我
言曰既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劍槊相摩終
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迹尚心悼不自
禁凡敵所以誇耀中國者多此類也中國之人不測也
故或至於震懼而失辭以為夷狄笑嗚呼何其不思之
甚也昔者奉春君使冐頓壯士大馬皆匿不見是以有
平城之役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為也孟子曰說大人

則貌之况於夷狄請以為贈

蘇氏族譜引　　　　蘇洵

蘇氏族譜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于高陽而蔓延於天下唐神龍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于官一子留于眉眉之有蘇氏自是始而譜不及者親盡也親盡則曷為不及譜為親作也凡子得書而孫不得書者何也以著代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日卒皆書而他不書者何也詳吾之所自出也自吾之

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諱某而他則遂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出也譜為蘇氏作而獨吾之所自出得詳與尊何也譜吾作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見于親親見于服服始于衰而至于緦麻而至于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吾之所與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至於塗人

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已幸其未至於塗人也使之無至於忽忘焉可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系之以詩曰

吾父之子今為吾兄吾疾在身兄呻不寧數世之後不知何人彼死而生不為戚欣兄弟之親如足與手其能幾何彼不相能彼獨何心

仲兄郎中字序　　蘇洵

洵讀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曰嗟夫羣者聖人

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葢余仲兄名渙而字公羣則是以聖人之所欲觧散滌蕩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日以告兄曰子可無為我易之洵曰唯既而又曰請以文甫易之如何且兄甞見夫水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淵然而溜渟回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蓬然而發乎大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既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風也而水實形之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餘委蛇蜿蜒

淪漣安而相推怒而相陵舒而如雲蹙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徊揖讓旋辟相顧而不前其繁如縠其亂如霧紛紜鬱擾百里若一汨乎順流至乎滄浪之濆滂溥洶湧號怒相軋交横綢繆放乎空虛綽乎無垠横流逆折潰旋傾側宛轉膠戾回者如輪縈者如帶直者如燧奔者如燄跳者如鷺投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豈有求於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乎相遭而文

生焉是其為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為文而不能不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於其間也故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温然美矣而不得以為文刻鏤組繡非不文矣而不可與論乎自然故夫天下之無營而文生之者惟水與風而已昔者君子之處於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則天下以為賢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則天下以為口實嗚呼此不可與他人道之唯吾兄可也

列女傳目録序

曾鞏

劉向所叙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考之葢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為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已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葢向舊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篇次復定其書為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藏於館閣而隋書以頌義為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葢向

之自叙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録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録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録而亡或無録而在者亦衆矣非可惜哉今校讐其八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宫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内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大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

聽淫聲口不出惡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視聽言動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顧令天子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葢為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雖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葢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

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昬俗江漢之小國兎罝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國家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問學之士多徇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室家既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苟於自恕顧利冒耻而不知反已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况於南鄉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謂篤矣

然向號博極羣書而此傳稱詩菀菅栢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葢不可考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言象計謀殺舜及舜所以自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葢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固多如此覽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為之叙論以發其端云

戰國策目録序　　　曾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叙曰向叙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謂不

可改者豈將彊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為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為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為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葢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為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

合其設心注意偷為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為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為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敝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

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為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為神農之言者有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

陳書目録序

曾鞏

陳書六本紀三十列傳凡三十六篇唐散騎常侍姚思廉譔始思廉父察梁陳之史官也録二代之事未就而陳亡隋文帝見察甚重之每就察訪梁陳故事因以所論載每一篇成輙奏之而文帝亦遣虞世基就察求其書又未就而察死察之將死屬思廉以繼其業唐興武德五年高祖以自魏以來二百餘歳世統數更史事放逸乃詔論次而思廉遂受詔為陳書久之猶不就貞觀

三年遂詔論譔於秘書内省十年正月壬子始上之觀察等之為此書歷三世傳父子更數十歲而後乃成葢其難如此然及既成與宋魏齊梁等書世亦傳之者少故學者於其行事之迹亦罕得而詳也而其書亦以罕得而詳也而其書亦以罕傳則自秘府所藏往往脫誤嘉祐六年八月始詔校讎使可鏤板行之天下而臣等言梁陳等書缺獨館閣所藏恐不足以定著願詔京師及州縣藏書之家使悉上之先皇帝為下其事至七年

冬稍稍始集臣等以相校至八年七月陳書三十六篇者始校定可傳之學者其疑者亦不敢損益特各疏于篇末其書舊無目列傳名氏多闕謬因别為目録一篇使覽者得詳焉夫陳之為陳蓋偷為一切之計非有先王經紀禮義風俗之美制治之法可章示後世然而兼權尚計明於任使恭儉愛人則其始之所以興惑於邪臣溺於嬖妾忘患縱欲則其終之所以亡興亡之端莫非自已致者至於有所因造以為號令威刑職官州郡

之制雖其事已淺然亦各施於一時皆學者之所不可不考也而當時之士爭奪詐偽苟得偷合之徒尚不得不列以為世戒而況於壞亂之中倉皇之際士之安貧樂義取舍去就不為禍患勢利動其心者亦不絶於其間若此人者可謂篤於善矣蓋古人之所思見而不可得風雨之詩所為作者也安可使之泯泯不少概見於天下哉則陳之史其可廢乎蓋此書成之既難其後又久不顯及宋興已百年古文遺事靡不畢講而始得盛

行於天下列於學者其傳之之難又如此豈非遭遇固自有時也哉

南齊書目録序

曾 鞏

南齊書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合五十九篇梁蕭子顯撰始江淹已為十志沈約又為齊紀而子顯自表武帝别為此書臣等因校正其訛謬而叙其篇目曰將以是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而為法戒則必得其所言而後能傳於久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託不得其人則或失

其意或亂其實或析理之不通或設辭之不善故雖有殊功鴻德非常之迹將闇而不章鬱而不發而檮杌嵬瑣姦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掩也嘗試論之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何以知其然邪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名以為治天下之本號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設其言至約

其體至備以為治天下之具而為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記者獨其迹邪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本末先後無不白也使誦其說者如出乎其時求其指者如即乎其人是可不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智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則方是之時豈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葢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兩漢以來為史者去之遠矣司馬遷從五帝三王既沒數千載之後秦

火之餘因散絶殘脫之經以及傳記百家之說區區掇拾以集著其善惡之迹興廢之端又創已意以為本紀世家八書列傳之文斯亦可謂奇矣然而蔽害天下之聖法是非顛倒而采摭謬亂者亦豈少哉是豈可不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夫自三代以後為史者如遷之文亦不可不謂儁偉拔出之材非常之士也然顧以謂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何哉蓋聖

賢之高致遷固有不能達其情而見之於後者以故不得而與之也遷之得失如此況其他邪至於宋齊梁陳後魏後周之書蓋無以議為也子顯之於斯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刻彫藻繢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豈夫材固不可以彊而有邪數世之史既然故其事迹曖昧雖有隨世以就功名之君相與合謀之臣未有赫然得以傾動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一時偷奪傾危悖理反義之人亦幸而不暴著於世豈非所託不得

其人故邪可不惜哉葢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為之者亦必天下之材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豈可忽哉豈可忽哉

范貫之奏議集序

曾鞏

尚書户部郎中直龍圖閣范公貫之之奏議凡若干篇其子世京集為十卷而屬余序之葢自至和以後十餘年間公常以言事任職自天子大臣至于羣下自掖庭至于四方幽隱一有得失善惡關于政理公無不極意

反復為上力言或矯拂嗜欲或切劘計慮或辨別忠佞而處其進退章有一再或至於十餘上事有陰爭獨陳或悉引諫官御史合議肆言仁宗常虚心采納為之變命令更廢舉近或立從逺或越月踰時或至於其後卒皆聽用葢當是時仁宗在位歲久熟於人事之情偽與羣臣之能否方以仁厚清静休養元元至於是非與奪則一歸之公議而不自用也其所引拔以言為職者如公皆一時之選而公與同時之士亦皆樂得其言不曲

從茍止故天下之情因得畢聞於上而事之害理者常不果行至於奇衺恣睢有為之者亦輙敗悔故當此之時常委事七八大臣而朝政無大闕失羣臣奉法遵職海内乂安夫因人而不自用者天也仁宗之所以其仁如天至於享國四十餘年能承太平之業者繇是而已後世得公之遺文而論其本見其上下之際相成如此必將低徊感慕有不可及之歎然後知其時之難得則公言之不沒豈獨見其志所以明先帝之盛德於無窮也

公為人溫良慈恕其從政寛易愛人及在朝廷危言正色人有所不能及也凡同時與公有言責者後多至大官而公獨早卒公諱師道其世次州里歷官行事今有資政殿學士趙公抃撰公之墓銘云

相國寺維摩院聽琴序　曾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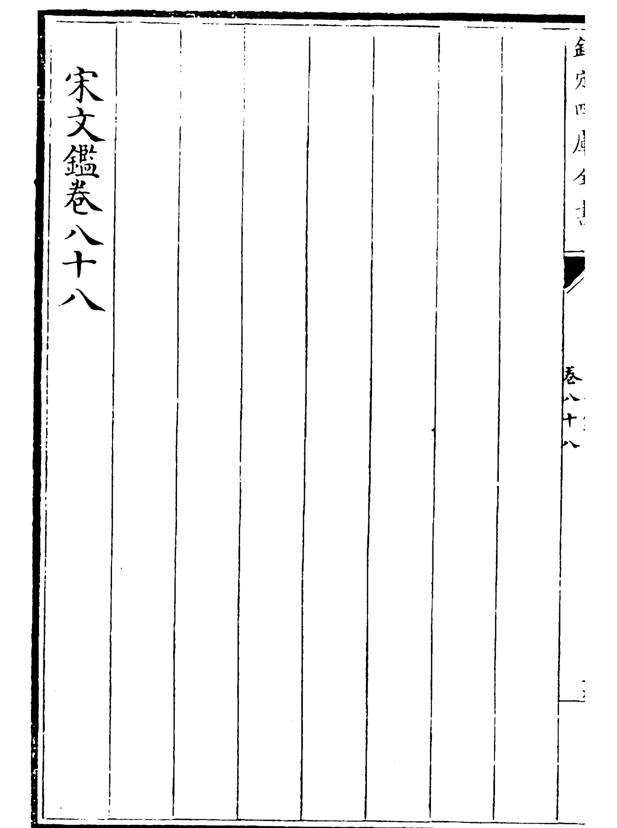
古者學士之於六藝射能弧矢之事矣又當善其揖讓之節御能車馬之事矣又當善其驅馳之節書非能肆筆而已又當辨其體而明其意數非能布策而已又當

知其用而各盡其法而五禮之威儀至於三千六樂之節文可謂徵且多矣噫煩且勞如是然古之學者必能此亦可謂難矣然習其射御于禮習其干戈於樂則少於學長於朝其於武備固修矣其於家有塾於黨有庠於鄉有序於國有學於教有師於視聽言動有其容於衣冠飲食有其度几杖有銘盤盂有戒在輿有和鸞之聲行步有佩玉之音燕處有雅頌之樂而非其故琴瑟未嘗去於前也葢其出入進退俯仰左右接於耳目動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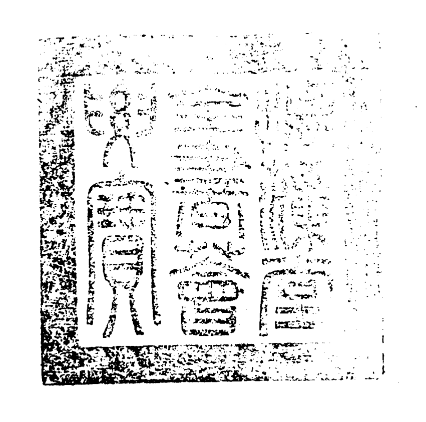
四體達於其心者所以養之至如此其詳且密也雖然此尚為有待於外者爾若夫三才萬物之理性命之際力學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其要識其微而齊戒以守之以盡其材成其德至合於天地而後已者又當得之於心夫豈非難哉噫古之學者其後之於内外持其心養其性者至於如此此君子所以愛日而自彊不息以求至乎極也然其習之有素閑之有具如此則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實者可謂易

矣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葢樂者所以感人心而使之化故曰成於樂昔舜命夔典樂教胄子曰直而溫寛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則樂者非獨去邪又所以救其性之偏而納之中也故和鸞佩玉雅頌琴瑟之音非其故不去於前豈虛也哉今學士大夫之於持其心養其性凡有待於外者皆不能具得之於内者又亦皆略其事可謂簡且易矣然所以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實者豈不難哉此予所以懼

不至於君子而入於小人也夫有待於外者余既力不足而於琴竊有志焉久矣然患其莫余授也治平三年夏得洪君於京師始合同舎之士聽其琴於相國寺之維摩院洪君之於琴非特能其音又能其意者也予將就學焉故道予之所慕於古者庶乎其有以自發也同舎之士丁寶臣元珍鄭穆閎中孫覺莘老林希子中而予曾鞏子固也洪君名規字方叔以文學吏事稱於世云



宋文鑑卷八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録監生臣黄佑
謄録監生臣宋學濂